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六十一
至六十一



13
849
151



門 4 3
849
卷 15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四

正直

大 一 言 以 敝 在 於 無 邪 明 神 介 福 本 乎 好 直 故 臣 之
事 君 非 可 以 載 偽 也 已 錄 漢 氏 而 下 居 臺 省 者 皆 爲
天 子 從 官 或 處 喉 舌 之 地 專 典 乎 出 納 或 侍 帷 幄 之
內 拾 遺 於 左 右 而 能 勵 骨 鯁 之 操 蘊 貞 諒 之 志 臨 大

册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六十一

乙

節而有守膺切問而無諂據經持正犯顏竭慮罔避
權倖以効誠慤斯蓋服膺善道中立不倚之徒歟至
有斥遠於外抗心罔移感慨而死遺風可挹信乎耿
介方直之士皆人君之所欲得而臣也

漢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為郎中

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言年老矣何乃日為郎也且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

言法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

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時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

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曰何也

戶猶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大父祖也善李牧

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帝既聞廉頗李

牧為人良說良善也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廼捐解曰詳音嗟

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王臣

恐懼之言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

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何不間隙之處而言唐

謝曰鄙人不知忌諱

東方朔武帝時為中大夫雖詼笑詼嘲戲也詼笑謂朔諛發言可笑也

詼音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帝常用之

陳咸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

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

王章字仲卿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

孔光為光祿勳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帝有所問處經法以心所安而對

不希旨苟合希旨希望天子之意

平當以明經為博士成帝時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傳讀曰附

王闔為侍中哀帝置酒麒麟殿董賢父子親屬宴飲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帝有酒所言酒在從容

視賢笑從音千容切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闔進曰天下

迺高祖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帝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闔出後不得復侍宴

龔勝為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

是逆上指繇與由同

後漢馮勤為郎中給事尚書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闢楊楊素有譏議光武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

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
 戴憑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光武謂憑曰侍中當規
 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
 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
 下納膚受之愆遂致禁錮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
 欲復黨乎憑出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
 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
 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
 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鍾離意為尚書郎宗性褊察朝廷爭為嚴察以

避諱唯意猶取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
 之會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
 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過誤之失當
 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
 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
 貫郎

朱暉為尚書僕射元和中尚書張林上言均輸暉奏
 言不可施行後陳事者復述前議章帝以為然暉言
 非所宜行帝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
 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

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
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
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
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
待死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劾奏暉帝
意解寢其事

中屠剛爲尚書令謇多直言無所屈撓

宋均明帝時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帝旨均嘗
刪剪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叔郎縛格之諸尚書惶
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

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
善其不撓卽令貸郎

邾壽章帝時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
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
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

陳禪爲諫議大夫西南揮音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

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永寧二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
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
宜作夷狄之樂尚書陳忠請禪下獄詔勿收之
傳翻爲諫議大夫性諒直數陳讜言

虞承爲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顏諫諍終不曲撓

李法和帝時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

周舉爲尚書陽嘉三年大旱順帝下策問舉因奏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

孝明之教一 順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群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忘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宋登順帝時爲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

陳龜爲尚書梁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桓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爰延爲侍中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

也對曰陛下爲漢中王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任事則治中嘗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
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
向稱朕違敬聞闕矣

劉淑遷侍中桓帝朝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
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

劉儒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
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
相

桓彬桓帝時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忤左右出

爲許令

劉陶靈帝時爲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
兆尹

楊奇爲侍中靈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
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
項真楊震了孫

傅燮字南容爲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
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
公卿自官烈堅執先議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
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昔冒頓

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
 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
 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鄜
 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
 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
 固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
 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
 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
 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
 是不忠也從樊議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

趙忠之功

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

軍有功不侯也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
 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北城門校許延致殷勤
 延謂爨曰南容少答我嘗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爨正
 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爨豈求
 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
 何休靈帝時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侍臣不
 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

魏和洽魏國初建為侍中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
 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大

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歛望此指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立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此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

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若之誠也

崔琰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桓階爲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階數陳

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
玠徐奔以剛塞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
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保全其將順規救多此類也
衛臻文帝爲魏王時爲散騎常侍及踐祚羣臣並頌
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授禪之義稱揚漢美帝數
日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後明帝時爲右僕
射加光祿大夫是時明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
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
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
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少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按事

類皆如此懼群臣將遂越職以至遲矣

杜畿爲河東太守徵爲尚書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
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
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
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左右顧而失色

辛毗爲侍中從文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
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爲之稀出

蘇則爲侍中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城通使
烽燧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

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陳矯爲尚書令明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又車駕當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何欲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爾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許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守雖限滯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某郡守雖後日已在帝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

虞毓爲侍中青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明帝不悅毓進曰臣聞明君則臣直古之聖王怒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
孫禮爲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穀貴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

蔣濟爲散騎常侍明帝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
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
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
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
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
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
遣追取前詔

蜀後主卽位董允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
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爲防制甚蓋規救之
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
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妃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
主益嚴憚之後王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
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佐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
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吳闕澤領中書時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
辟或以爲宜加焚烈用彰元惡大帝以訪澤澤曰盛
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帝從之

丁儀爲侍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掾郎呂
壹誣曰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大帝怒收嘉繫獄
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

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
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
臣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未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帝
遂舍之嘉亦得免
晉裴楷爲侍中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武帝嘗
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
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堯舜者但以
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
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庶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充
納女於太子乃至

樊建爲給事中武帝問諸葛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
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得此
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
之論皆謂鄧艾見在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馬唐所謂
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
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劉毅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
喜色百官將賀毅獨帳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
不賀龍降夏庭涿流不禁卜藏其爨至周幽王禍釁
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

禮詔報曰政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表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旣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哉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擬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茲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

胡威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更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稱嶠爲尚書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入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丁陛下家事武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顛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常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及惠帝卽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

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山濤爲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文立爲散騎嘗侍時西域獻馬武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周顛爲左僕射元帝讌羣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顛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顛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於死

孔坦爲侍中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帝旣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

顧和爲尚書令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穆帝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叔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姦賊

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苞藏姦猾
 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
 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為國惜體平心聽斷內
 按小憾肆其威靈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泰外屬宥
 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書太后舅故寢其奏
 孔嚴哀帝時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
 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
 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
 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之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膳
 且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裨益

高崧為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萬乘所宜
 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蝕也

宋鄭鮮之為都官尚書鮮之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
 無所隱時人甚憚焉

蔡興宗為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後
 遷尚書右僕射文帝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淡已復
 同送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
 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未甚豐四方雲合而人情更
 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
 公云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版築

興宗言之不已帝曰如卿言興宗轉掌吏部時考武
方盛淫宴誑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
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媢尚書僕射顏師伯謂
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
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
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
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
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
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卽
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按也不從

沈懷文爲侍中世子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
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
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
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
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

王曇首爲侍中元嘉四年車駕出比堂嘗使三更竟
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縈不肯開門尚
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啟
曰旣無墨勅又闕幡縈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
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

冊府元龜 正直 卷之四百六十一
為非禮但既據舊史應有疑却本未會無此狀猶宜
及答其不請白虎幡銀字燦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
承之失亦合糾正帝特無所問更立科條
王球文帝時為尚書僕射時羣臣詔見多不即前卑
踈者或至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
輒去未嘗止停

何尚之為尚書右僕射時吏部尚書庾炳之領選既
不緝眾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
秦主容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秦能彈琵琶伯
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

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帝於炳之素厚
將恕之召門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太祖乃可有
司之奏免炳之官

袁顛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
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孝武微有廢太子立子鸞
之意從容頗言之顛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
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蚩毀顛又陳慶之
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顛慶之亦
懷其德

南齊王琨初任宋為光祿大夫時中領軍劉劭晚節

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已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勳不及也近聞加侍中爲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子未易輕擬其梗直如此虞愿初仕宋爲通直散騎侍郎時明帝以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餐粲在座爲之夫

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又帝好圍碁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

何戢爲侍中高帝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戢資重欲加嘗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頓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嘗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王晏爲吏部尚書永明八年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手勅問之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

刑府元龜 正直
可居此職帝乃止

謝瀹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成王後讌會功臣上酒
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從
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
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
處晏初得班劔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
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

梁江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
尚書詳擇施行焉

袁昂爲尚書令昂在朝蹇愕世號宗臣昭明太子卒
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權爲
皇太孫雖不見用擅嚴朝野

許懋爲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
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學士草封禪欲行懋以爲不可
因建議言之拜充中庶子

陳蔡凝爲尚書吏部侍郎高宗嘗謂凝曰我欲用義
興王婿錢肅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卿
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言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
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而止肅因而有憾
令義興王諧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趾頓之還爲黃

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讌於弘範宮
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
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
主曰卿醉矣令引出

孔奐爲侍中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揔爲太子詹事
令晉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
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深
以爲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揔文
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揔如臣愚見願
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

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性敦敏可以居太子詹
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
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揔爲詹事由是忤旨
其梗正如此

後魏高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史後以經授恭宗及
浩之被收也允直於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
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奉太武命允參乘至
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
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旣入見
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

慎臣所悉雖與浩同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
太武召允謂曰國書皆在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
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
綜務處多摠裁而已至於註疏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
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允
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忤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
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讀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
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帝謂恭宗曰直
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

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有之允竟得免
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
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
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
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爨
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恭
宗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
滅餘皆身死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
何益參乘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
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

屬休明之會應弓旌之舉釋褐鳳池仍叅麟閣尸素
 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鑒戒
 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
 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為殊遇榮耀當時孤負聖
 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
 棟梁之重在朝無謬誤之節退私無委迤之稱私欲
 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
 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
 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
 嚴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

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尊旨者恐負翟黑子也

翟黑子

子事見奉使受賂門

孫紹為給事中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
 世知

荀頹孝文時為都曹尚書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
 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未嘗阿諛李訢之誅也頹
 並致諫太后不從

李罔為度支尚書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
 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帝常加優禮

元正為黃門侍郎茹皓以白衣侍直禁中稍被寵接

宣帝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皓奮衣將昇正切諫而止

北齊崔昂魏孝靜帝時爲尚書左丞武定六年其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僚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以其露爲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天則其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帝爲歛容曰朕旣無德何以當此

崔暹天保未爲右僕射文宣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醉多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社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

後周宇文孝伯爲小冢宰宣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奉先帝遺詔不許濫傷骨肉齊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疎之

隋蕭吉仕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

諫帝不納

何妥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時納言蘓威嘗言於高祖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帝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而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及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帝甚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

趙綽開皇中爲刑部侍郎尋有奏讞正色侃然高祖

嘉之漸見親重

高頴爲尚書左僕射時太子勇失愛於高祖潛有廢立之志謂頴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頴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帝默然而止元巖字君山爲兵部尚書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奉議侃然正色廷評而折無所迴避高祖及公卿皆敬憚之

盧愷開皇初除吏部侍郎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牛弘爲吏部尚書高祖惑於和議踈忌太子勇高祖

車駕至仁壽宮翌日御太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弘對曰內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委故有斯問龔聞太子之衍弘爲此對大乖本旨劉行本爲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肯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也乃置笏於陛而退帝謝之而原所答者

長孫平爲工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高祖怒將斬之平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不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且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乃赦紹

段文振大業中爲右光祿大夫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煬帝帝弗納

蘇威爲納言從幸遼迴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煬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規正甚

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
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事
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
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

李桐客爲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
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僚會議公卿希旨俱言江左
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跡今其
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
給三軍吳人力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
福御史奏桐客謗朝政僅而獲免

唐李綱爲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綱以太子建成漸
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頻乞骸骨高祖
慢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何乃羞爲朕尚書且建成
在東宮遣卿輔導何謂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
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爲其長史故
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乘元
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爲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
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旣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
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
並如故

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得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其年侍御史張玄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騰盜用官倉推逐並實帝令斬決中書舍人楊文瓚奏據律不令死帝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更多尚書右丞魏

徵對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多將法外畏罪且後有重者又無以加之其年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其所教聲曲多不諧韻此猶未至精妙人亦以許崇為良醫全不識藥性魏徵對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帝怒曰卿是朕腹心應須進忠直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分疏溫彥博等拜謝徵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陸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衆庶有以窺陛下者帝意乃解

權萬紀太宗時爲尚書左丞梗言廷諫公卿莫不憚之

顏相時師古之弟亦有學業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評臣之風

狄仁傑爲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王及善則天時爲內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捨之及善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屠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爲若不剷絕元惡恐搖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慰納之

張柬之聖曆初爲鳳閣舍人其年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天后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廷秀娶其女東之奏言古無男子求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頗忤旨出爲合州刺史

姚元崇爲夏官侍郎萬歲通天二年則天謂侍臣曰

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等推勘相牽咸自承服
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
根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卽可其奏自
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
者不有冤濫邪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
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
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自
亦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
將軍張虔最李安靜等是也願上天降靈聖情發寤
黜誅兇豎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

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
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
告之罪則天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
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使高品官送銀千
兩賜之長安四年爲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
又上言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但恐不益相王
詞旨懇至則天深然其言遂改爲春官尚書

李嶠則天朝爲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
李嗣真裴宣禮等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
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

並欲依俊臣所奏嶠固爭之曰豈有知其枉濫不為申明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德裕等遂與嶠列其枉狀曰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

盧藏用為左拾遺時則天造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之言甚懇切

蘇珣則天時為右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坂營大像費用巨萬億珣以妨農上疏切諫則天納焉

薛登天授中為左補闕時選舉頗濫登上疏諫文辭博瞻事竟不行

李邕則天朝為右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庭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言請付法司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所請社稷大望伏願陛下聽從張說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秋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權位日熾欲作難圖皇太子遂譖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檢校太子左庶子魏元忠交通密謀造飛語曰君老矣吾屬當扶太子可謂耐久朋大丘惑其言下元忠制獄引皇太子相王且睿宗也及諸宰相令易之昌宗與元忠對理反復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其事說初不之

知及至御前遂厲聲曰元忠實不反昌宗誣構耳天后不納竟貶爲高安尉說配嶺南

唐紹博學善三禮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睿宗卽位又數陳時政損益轉給事中仍知禮儀事

張知微爲武部郎中至德二年知微奏將軍王難得不收郭英又遂令軍敗合從軍令房瑄有管樂之才不宜以小非見免御史大夫韋陟才堪輔弼久不用用言詞抗直手執諫書肅宗嘉其讜直竟不用其言

李揆至德中爲尚書舍人時宗室諸加張皇后尊聖之號肅宗召揆問之對曰臣觀徃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翊聖今皇后之號正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從景龍故事哉帝驚曰几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帝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帝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

裴佖為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為意
倍抗議行誅德宗深器之前席慰勉

陸贄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德宗在奉天圍解之後
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
過贄對曰臣思致今日之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
為盧杞趙贊等帝欲掩杞之失則口雖朕德薄致此
禍亂亦逆如前定事不咎人贄又極陳杞等罪狀及
為兵部侍郎又以宰相竇參黷貨贄又極言之諒是
與參不平

賈隱林為右散騎常侍與元元年二月奉天解圍百
僚稱賀隱林抃舞因上言曰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
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德宗
虛懷納之

陽城為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欲相延齡城曰脫以
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崔邠為補闕嘗疏論裴延齡為時所知

歸登為右拾遺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為相諫議大
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
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慘然曰願寄一名
雷霆之下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

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

袁高爲給事中貞元元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宰相盧翰劉從一懼黜不敢言獨高抗議者久之時人盡爲高危之雖懦者咸有立志乃相與論奏累日不息德宗知其不可亦迴聖慮於是中外相賀數正直者貞元迄今以高爲第一

王仲舒字弘中貞元十年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穆贊爲補闕給事中皆以論時政得失爲時所重亦以此再受黜責

韓愈爲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甚得專機務復有官市耗擾之弊愈悉以上口貶爲連州陽山令

段平仲憲宗元和中爲諫議大夫時吐突承璀請出征鎮州無功而還平仲與呂元膺等抗論請加黜責後轉給事中其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列時人推其狷直

孔戣爲諫議大夫知匭使元和六年內官吐突承璀出爲淮南監軍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帝待承璀意未衰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久委腹心不宜遽棄戣

覽涉副章不受百語責之涉乃進疏光順門戮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陝州司倉倖臣聞之側目人皆為危之戮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及為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常岳讒譖於本使監軍高重昌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鞠於禁中戮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戮與三司訊鞠得其狀位好黃老道時修齋籙與山人王仁恭合鍊藥物別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戮論諫罪在不測人士稱之

又薛存誠為御史中丞洪州監軍使高重昌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

大逆及追至憲宗初令送依內詢問存誠一日三上表以請帝乃令付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

許孟容為兵部侍郎元和六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此朝廷之辱從古未有因瀝泣極言帝為憤歎崔植為給事中時皇甫鑄以宰相判度支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權酒鹽利疋段等加佑定數及近天下所納鹽酒利僮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罪鑄而美植李藩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裴增

言於帝以爲有宰相器量

獨孤朗爲諫議大夫時王播以厚賄得判鹽鐵衆口喧然朗連上章極諫遷御史中丞

李遜爲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賭天顏獻可否能幾憲宗嘉之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皇甫鏞爲相剝下以媚上儒衡抗疏論列其事鏞譖訴之憲宗謂鏞曰勿以儒衡因論卿而用報怨鏞惶恐不復敢言

殷侗爲諫議大夫凡有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凡八

十四上章

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聳然益嘉其直後絳爲御史大夫時穆宗亟爲畋游行幸絳率御史屬在延英極諫穆宗不能用絳以疾辭絳爲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肖大分以此尤爲非正之徒所忌

韋弘景爲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涇以駙馬父通邪佞自檢校官穆宗用爲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爲之迴帝怒乃令弘景使安

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時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所輔助
李渤爲考功員外郎時穆宗好畋游亟出行幸車駕至溫湯渤奏䟽請書宰相下考以其不能強諫也及爲諫議大夫染坊役夫張韶等竊發伏誅宰臣及百僚於閣內稱賀渤獻箴規詞甚激切

崔郾爲諫議大夫時穆宗頗事畋游郾與鄭覃等推誠直諫觸發無避降中使宣諭之旋遷給事中敬宗卽位爲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郾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讀卒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

轉改實慙尸素有魏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閒卽當請益中書舍人高越曰陛下意雖樂善旣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

李漢爲左拾遺長慶四年九月波斯大賈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以錢一千貫文絹一千疋賜之漢上䟽以爲沉香爲亭比瑤臺瓊室敬宗頗歎言過時優容之

薛廷老敬宗寶曆初爲右拾遺內供奉史館修撰時鄭權因交通鄭注得嶺南節度權到鎮後盡以府庫所有輦送京師酬遺權俸廷老伺知上䟽請按由是

學結中外人盡危之延老性本強直未幾又論張權
輿程昔範不宜居諫評之列事皆不行

柳公權爲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文宗便殿對
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之者三矣
學士皆贊詠帝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
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
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墀爲之惴慄公權詞氣不可
奪翌日降制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
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帝謂之曰近外議如
何公權對曰自郭皎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藏否帝曰

皎是尚父之從子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
將軍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皎勲德除
錡攸宜人情議論者言皓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
事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叅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
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盧江王妃故事
帝卽令南內史張日華送二女還皎公權忠言裨益
皆此類也

韋溫爲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
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
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

咎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曰是知名焉

孔敏行爲諫議大夫上䟽論山南監軍楊叔元之罪其言激切時論稱之

郭承嘏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頻上章言時政得失尋以鄭注爲太僕卿論陳激切注不敢出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公卿送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故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卽日帝御紫宸殿顧謂宰臣曰華州闕人承嘏可任故命之今諫官給事中皆疑其去旣不能戶曉莫若從衆望遂追制罷之

馮定爲諫議大夫太和乙卯年誅戮宰臣之後中外懷疑及改元開成文宗將御宣政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殿門定抗䟽論罷人情危之

李中敏開成元年正月以前司門員外郎爲司勳員外郎中敏前歲因久旱抗䟽言宋申錫等寃陷之狀以爲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䟽留中因謝病滿百日東歸至是始復徵授梁盧協爲右諫議大夫開平四年請閣上表以夏麥不稔請勿徵至秋熟折輸粟太祖聖武嚴毅宸斷不測故諫官未嘗敢言事協奏而果俞其請物論嘉之

李愚爲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詢而侃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季振輩致拜唯愚長揖未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季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嚴毅皆此類也

晉裴皞初仕唐爲兵部侍郎明宗時以數論權臣過失授太子賓客

王權爲兵部尚書高祖天福中令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事累爲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窮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鄭受益爲右諫議大夫高祖天福中涇州節度使張彥澤在涇州違法霍氏殺其掌書記張式軍將楊洪朝廷優容之受益兩疏論云請下有司申明其罪李濤爲刑部郎中張彥澤殺張式楊洪等濤乃與員外郎張麟麻麟王禧等同詣閣門進疏論彥澤之罪請下有司詞甚切至

冊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六十一

丹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開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寵異

自漢魏而下政歸臺省故六聯之任為百官之本蓋
政治之攸出而俊髦之所翔集者也乃有望藹當世
道合人主隆其眷遇優其禮命至或掌壺參乘陪接
天光專席隔坐使蕃左右或拜謁於金帛或疇庸於

車服有疾則存問不幸則臨弔以至推恩延世追命飾終君臣之分於斯而著矣自非謨明寅亮忠肅恭懿進諫誨而無隱居守官而匪解好是正直克稱其任者疇足以當之哉

漢孔安國武帝時為侍中帝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朝廷榮之孔光成帝時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臣以子畏為侍郎給事黃門史丹元帝時為侍中出常陪乘有寵九男皆以冊任為侍中後漢宣秉建武元年為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以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尊席而坐故

京師號曰三獨坐

實攸為郎中光武會百寮於靈臺得鼠如豹文問羣臣攸曰廷鼠詔曰何以知之曰見爾雅詔如攸言賜帛三百段

張湛為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洛陽十二門每門候一人候舍皆候

之所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光武數存問賞賜戴憑為侍中拜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在職建

武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郭伋為大中大夫建武二十三年卒光武親臨弔賜

葬地

樂崧明帝時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杜首賜食

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

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承官章帝時為侍中建中元年卒帝袞歎賜以冢地

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桓郁章帝時為侍中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議者皆

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

行服

朱暉為尚書僕射因駁議不從遂稱病篤閉口不復

言帝意解寢其事復數日詔使直事郎閻暉起居

太醫視疾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疋

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

二十萬

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邳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

能稱帝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

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大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淬刀劍特堅利邳壽

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漢官椎成時論者為之說以

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

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馮豹為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

或從昏至明章帝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魯恭和帝時爲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

黃香爲郎中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闕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陳讓帝亦借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爲尚書令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機衡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

公如家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

宋嘉順帝時爲大中大夫卒詔令將相大夫會葬嘉賜錢十萬

朱穆桓帝時爲尚書卒公卿共表穆立節清忠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魏桓階文帝踐祚爲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賜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卽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

賜以階第纂為散騎侍郎賜爵內侯

徐宣明帝時為左僕射青龍四年薨詔曰宣體履至

實直內方外歷事三司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

可謂柱石臣也嘗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

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焉

孫資齊王時為左光祿大夫劉放為中書監時大將

軍曹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嘆曰吾累世榮寵加以

豫聞屬託今縱不能輔弼時事何以坐受素餐之祿

耶遂因稱疾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

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

同之三事外師羣臣內資讜言屬以年耆篤上還印

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

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

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

願神和氣以求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繼

酒之膳焉

司馬望為散騎嘗侍時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

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公性急秀等居內

職急有詔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

人

吳顧雍領高尚書令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大帝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

紀陟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焉

孫承字顯世孫皓時與顧榮俱為黃門侍郎皓嘗使二人記事承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以後用侍郎皆當令如孫承顧榮之儔也

晉賈充文帝時為散騎嘗侍帝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勳深見寵

吳祿賜嘗優於羣臣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明預適時念多所之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斤

穀二百斛

魏舒武帝時為侍中三娶妻皆亡自表乞假過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鄭默為散騎嘗侍武帝出南部侍中已倍乘詔曰使鄭嘗侍參乘焉

劉頌為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

劉毅為尚書僕射武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

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

虞欽爲尚書僕射領吏部武帝以清貧特賜絹百疋咸寧四年卒詔曰卿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心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疋錢三十萬

傅祕爲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毋憂去職及葬毋給詔太嘗五等吉凶尊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

李熹爲僕射武帝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又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熹伏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順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撫然其因光祿之號改賜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

庾峻爲諫議大夫嘗侍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

郭奕爲尚書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

朱嵩元帝建武初爲散騎侍郎時顧球爲尚書郎俱

卒帝痛之將爲舉哀有司奏舊尚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衰亂之弊特相痛悼於是舉哀哭之甚慟賀循建武初爲散騎嘗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德寡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恩順非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者故於是改拜太常嘗侍如故劉超爲中書通事郎市純色牛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元帝詔便以賜之

顧和成帝時爲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諭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以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荀嵩爲右光祿大夫開府錄尚書領祕書監咸和二
年薨贈侍中升平四年嵩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十
疋

陸玩與孔愉爲尚書令僕射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廩賜及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

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子納爲尚書令
恪勤貞固始終不渝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何充爲吏部尚書及司徒王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
書監庾冰叅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仗五十人至
上車門尋遷尚書令

丁潭爲散騎嘗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
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
錢二十萬牀帳褥席

殷仲堪孝武時爲黃門郎寵任專隆帝嘗示仲堪詩

乃曰勿以已而笑不才

宋范泰晉末度支尚書散騎嘗侍兼司空與右僕射
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雒陽高祖還彭城共登城
泰有足疾特命乘輿

孔季恭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
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王曇首爲侍中元嘉七年卒文帝爲之慟中書舍人
周起側侍曰王者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
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詹事如故

沈演之爲右衛將軍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文帝謂

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帝欲伐林邑演之贊成帝意及平賜羣臣黃金生日
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徧多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
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第土俟廓清舊都鳴鸞東
岱不憂河山不開也又爲吏部尚書元嘉二十六年
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帝還官召見自勉到坐
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帝痛惜之追贈散
騎嘗侍金紫光祿大夫

江智淵爲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辭承清贍世祖
深相知待恩禮冠朝時謙私甚數多命羣臣五六人
遊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轍獨蒙引進

殷淳爲黃門侍郎居黃門爲清切下直應留卜省以
父老特聽還其家

王敬弘爲尚書令敬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
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治亭餞送

米修之爲左民尚書後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崇憲大
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
扶侍

劉延孫孝武時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

孫疾病不任拜起帝使於五城受封板乘船自清溪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米脩之荊州事未行大明四年卒時年五十二帝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綱繆心膂自審外朝契濶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圯則首贊宏圖義合既舉則任均肅冠器允棟幹勲實佐時歷事兩宮出入方牧惠政茂績著自民聽忠謀節簡乎朕心方便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

表顓爲侍中前廢帝景和元年諸郡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豐因家司景命未渝神祚再又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剋殄侍中祭酒領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顓遊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內款叅聞嘉策輔贊之效寔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槩顓可封新淦陽縣子爰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戶

劉秉明帝時爲尚書左僕射大叅選元徵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衛尉辭不拜

劉劭爲中領軍柱陽王休範爲逆劭出守石頭秉權

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
張緒爲黃門郎明帝每見緒輒嘆其清談

南齊張融太祖時爲中書郎帝手詔賜融衣口見卿
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視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
一通故衣服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着已令裁減稱
卿之體并履一量

紀僧真武帝時爲中書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
風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嘗貴
人所不及諸權要中宸被盼遇除越騎較尉餘官如
故

袁昂爲黃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
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昂卽以千里爲字

庾杲之爲黃門郎武帝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
人接勅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沈冲永明中徵爲五兵尚書未至而卒武帝甚惜之
喪還車駕出臨冲喪詔曰冲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
若蕃朝績彰出內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保謚
曰恭子

劉係宗爲中書通事舍人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
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

輦五百人

王慈爲侍中郎患脚武帝勅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

呂安國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時有疾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勅安國曰吾嘗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從遷散騎嘗侍金紫光祿大夫兖州中正給事扶上又勅茹法亮曰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日脚中旣常惡扶人至吾前於禮望殊誠有虧吾難勅之其又甚詳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

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勉

柳世隆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萬布二百疋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徽長引美譽入叅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挫巨猾超越前勲功著一代及總任方州民頌寬德異教崇闈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於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變鴻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二十鼓吹一部侍中如故沈文秀爲散騎嘗侍領軍將軍以疾遷金紫光祿大

夫加親信二十人嘗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啓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

梁傳昭仕齊明帝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嘗插燭於版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後爲散騎嘗侍高祖大通二年九月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十疋卽日舉哀

沈約自梁臺建爲散騎嘗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嘗侍如故又拜約毋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

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嘗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毋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加特進如故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疋

王峻天監中爲中書侍郎高祖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

何修之爲尚書左丞天監二年卒官高祖甚悼借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

孫謙爲零陵太守天監九年以年老徵爲光祿大夫
既至高祖加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
效高祖笑曰朕當使卿智不當使卿力十四年詔曰
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
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仗十五年卒官時年九
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疋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
范岫天監九年爲祠部尚書領右驍騎將軍其年遷
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錢五十萬布百疋
其份爲散騎嘗侍金紫光祿大夫南徐州大中正給
親信二十人遷尚書左僕射尋加侍中時脩建二郊

份以本官領匠卿遷散騎嘗侍右光祿加親信爲四
十人遷侍中特進左光祿復以本官監丹陽尹高祖
普通五年三月卒詔賻錢四十萬布四百疋蠟四百
斤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蕭琛爲侍中卒高祖臨哭甚哀詔贈本官雲麾將軍
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二十萬布百疋
徐勉爲尚書僕射上表修五禮成尋加中書令給親
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內仍詔不許乃令亭門
下省三日一朝事遣主書論決脚疾轉劇久闕朝覲
固陳求解詔乃資假須疾差遷省中大通三年又以

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衛將軍置佐史如故增親信二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勅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數啓停輿駕大同元年卒高祖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萬布百疋皇太子亦舉哀朝堂

謝舉爲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有預時務多因疾陳解勅輒賜假并手勅處分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及卒于內臺武帝謂曰舉非止歷

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悵恨未受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賀琛爲員外散騎嘗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遷尚書左丞叅儀事每見高祖與語嘗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蕭介爲侍中大同二年辭疾謝事高祖優詔不許然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

柳恢爲散騎嘗侍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恢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切

張稷徵尚書左僕射與駕將欲幸稷宅以盛暑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

王亮爲散騎嘗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十疋

王瑩爲侍中尚書令累進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江淹爲金紫光祿大夫卒高祖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疋

范雲爲散騎嘗侍左僕射尚書卒高祖爲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懷常情所篤况問望斯在事

深朝寄乎故散騎嘗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真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任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動非負勤而舊同捨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或備徽典可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謚曰宣勅賜謚之蕭子顯爲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

呂僧珍爲散騎嘗侍直秘書省任總心膺恩遇隆密性甚恭慎每侍坐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

王暕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四年久暴疾卒時年四十七高祖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十萬布百疋謚曰靖有四子訓承雅訐並通顯

陳子訓為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

陸雲公為給事中黃門郎雲公善奕碁嘗夜侍御史武冠觸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制鱮魚舟形濶而短高祖暇日常汎舟唯引太嘗劉之遼國子祭酒到漑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勉日舉哀賜錢五萬布四十匹

陳蕭引為金部侍郎甚為高祖所重嘗調引曰我每有所忌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

沈衆爲中書令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優渥超於時輩

王冲爲左僕射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卽位益加尊重嘗從帝幸司空徐度宅筵宴之帝賜以几其見重如此

蕭濟爲侍中領太府卿比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

蔡景歷宣帝時爲度支尚書舊武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值輿駕去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是歲以疾卒贈太嘗卿

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卒詔曰弘正識宇凝深執業通備辭林儀府國老民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頌朕用惻然可贈侍中中書監三事所須量加資人又出臨哭之

袁憲爲散騎嘗侍兼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宣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

杜稷爲侍中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

丹房 萬壽 龍巖 卷之四百六十一
徐陵爲侍中中書監領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給鼓吹壹部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宣帝亦優之乃詔將作爲造太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祔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覺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又曰詞宗朕進秩承華時相引狎雖多卧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祿大夫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賞給

陞瓊爲吏部尚書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毋隨在官舍後主賞賜優異後及喪柩還鄉詔加增并遺詔者黃長貴持冊奠祭後主又自製誌朝野榮之孫楊爲侍中五兵尚書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勅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勸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後魏盧魯元大武時爲中書侍郎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爵襄城公加散騎嘗侍右將

軍賜其父為信都侯

李孝伯為散騎嘗侍性方慎忠厚大武寵春以宰輔遇之

賈秀獻文時為中書侍郎年七十二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皇興三年卒贈冀州刺史

程駿孝文時為秘書令時文明太后臨朝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挾貲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勅御史徐審診視賜以湯藥臨終

詔以小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虬為著作佐郎及卒

孝文及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襲帛

三百匹贈官軍將軍兖州刺史曲安侯

宋弁為尚書殿中丞孝文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

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孝文稱

善者久之因是大被恩遇賜名為弁意取下和獻玉

楚王不知為寶也

郭祚為散騎嘗侍仍領黃門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

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

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

口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
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邢巒爲員外散騎侍郎爲孝文所知賞轉中書侍郎
甚見顧遇嘗參坐席

呂羅漢爲內都太官太和六年卒於官孝文悼惜之
賜命服一襲謚曰莊公

李冲爲南部尚書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孝
文帝謂冲爲中書而不名之又改置百司開建五等
以冲參定典式封榮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累遷
尚書僕射卒孝文爲舉哀於懸瓠悲泣不能自勝詔

曰冲貞和資性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刑國太和
之始朕在弱齡早委近機實康時務洪猷允洽朝選
澄清升茲端右唯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朝範仁恭
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
以旌功舊奄至喪逝悲痛于懷可贈司空給東園秘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三十萬布五百疋蠟二百
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孝文之
意也

陸凱爲黃門侍郎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詔不許勅
太醫給湯藥

堯暄孝文太和中爲南部尚書假中護軍將軍暄前後從征及出使簡察三十許度比有克已奉公之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千疋紬絹百餘段奴婢七口賜爵平陽伯

高允爲尚書散騎嘗侍加光祿大夫太和十一年卒年九十八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嘗孝文及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修往脉視之告以無恙修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

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瞻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綵三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李仲喬爲諫議大夫尚書左丞卒贈帛一百疋布五十疋綿五十斤贈鎮遠將軍光州刺史司馬躍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以疾表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

一千疋

崔休爲黃門侍郎嘗叅孝文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宋弁遷尚書左丞孝文南伐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郭祚汎舟泗水詔休侍筵觀者榮之

高遵爲中書侍郎與游明根高閭李冲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

成淹爲侍郎孝文以淹清貧賜絹百疋淹後遷謁者僕射時遷都孝文以淹家無行資勅給事力送至雒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

李翻爲度支尚書孝明靈太后曾譙於華林園舉觴

謂羣臣曰李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

游肇孝明時爲尚書右僕射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贈帛七百匹帝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冀州刺史

羊深爲尚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求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孝明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于儕輩中蒙引聽時論美之靈太后曾幸卬山集僧尼齊會公

卿盡在坐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恩厚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犬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

崔亮為尚書僕射加散騎嘗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孝明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即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賻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嘗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

崔光為侍中領國子祭酒永平四年八月詔光乘步

輓於雲龍門出入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甄琛為車騎將軍特進加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孝明親送降車就輿弔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
鹿念孝莊時為給事黃門侍郎而自無室宅嘗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

北齊魏蘭根仕魏時爲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
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
同門施行焉

崔昂文襄時爲尚書左丞又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
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爲冠首朝野榮之

唐邕天保初爲給事中兼中書舍人七年於羊汾堤
護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謝之禮是日
文宣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
啓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祿錢帛邕

非唯強濟明辨然亦善揣帝意取進多途是以恩寵
日隆委任彌重帝又嘗對邕曰太后云唐邕分明強
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
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
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十年從幸晉陽
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帝嘗登童子佛寺
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
國帝曰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
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勅楊遵彥
更求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

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文宣或時切責侍臣有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孝昭作相除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

魏收爲中書監右僕射武成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

尉瑾爲右僕射病卒武成方在三臺飲酒元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

隋陸彥師開皇初爲尚書左丞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高祖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

吏部侍郎

于仲文爲柱國高祖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帝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

盧凱構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嘗高祖嘉凱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嘗侍

高構爲民部郎時有叔侄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合理高祖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言信矣

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謂卿判數通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王詔爲并州行臺右僕射高祖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枉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詔對曰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年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帝勞而遣之

牛弘爲吏部尚書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英言先哲異竒才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彞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許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焉又爲光祿大夫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酒其禮遇親重如此大業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賻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裴蘊爲民部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疎闊戶

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
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
不實則官司解職卿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
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
也諸郡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
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
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
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
蔡允恭為起居舍人與虞世南同為學士聲譽微出
其下而寵遇過之允恭善吟詠煬帝屬詞賦多令其

諷誦之

淳于恭為侍中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
唐溫彥博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彥博善於宣吐每奉
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授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
朗嚮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高祖嘗讌朝臣詔
太宗諭旨既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溫彥博其見重如
此
薛收為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武德六年以本官
兼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
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

瞻今日治成我卿之力也明珠炤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錠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敘生平潸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慟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畧款曲襟袍比雖疾苦日與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以處置加安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弔祭賻物三百段

杜淹爲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于志寧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命貴臣內宴惟不見志寧或奏曰勅詔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不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卽加授散騎嘗侍行太子左庶子

王珪爲禮部尚書卒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奉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

馬周爲中書令攝吏部尚書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

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勅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

戴胄爲尚書右丞胄家貧資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及卒太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趙國公諡曰忠詔虞世南爲撰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爲造廟

顏相時爲禮部侍郎羸瘠多疾病太宗嘗使賜以醫藥

高季輔爲禮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宇文節爲禮部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劉林甫爲吏部侍郎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十匹

唐儉爲民部尚書請致仕許之及卒太宗爲之舉哀
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綿布一千
段米粟一千石

陳叔達爲侍中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
遂遣使禁絕其弔賓

裴行儉高宗朝爲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將軍卒贈
幽州都督謚曰憲行儉子早卒詔皇太子差六品官
一人簡較家五六年間待兒孫稍長成日停之

崔玄暉長安初爲天官侍郎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
天謂曰自卿改職已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

裴齋自慶此欲盛爲貪汚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
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

李迥秀爲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才甚寵待之掌
考功數年

魏知古玄宗先天中罷相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
以爲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
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朕遠聞之益用嘉
歎令賜衣一副聊以示懷

宋璟開元中爲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
官勅大官設饌太嘗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玄

宗賦詩褒述親札賜之二十二年以年老累乞退歸東都私第後帝幸東都璟於路左迎謁帝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送藥餌年七十五薨贈太師賻物二百匹粟二百石喪事官給河南少尹一人充使監護謚曰文貞

李朝隱爲吏部侍郎銓敘平允甚爲當時所稱降璽書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

王丘爲禮部尚書仍聽致仕丘雖歷要職固守清儉未嘗受人饋遺第宅輿馬稱爲弊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帝聞而嘉嘆下制曰王丘夙負良材累升

茂秩比緣疾疹假以優閑其家道屢空醫藥靡給爰此從官遂無餘資特操若斯古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冊所先周給之宜激勸攸在其俸祿一事已上竝宜全給式表殊賞之澤用旌貞白之吏

鄭少微爲刑部侍郎開元二十五年玄宗因聽政問京師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下詔曰官之爲法法有其官寄以深仁能行禁令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結諸刑明纒逾五十雖化源自遠亦欽情使然其鄭少微等一十七人各賜一中上考仍兼賜少物以存勸賞

郭子儀代宗廣德二年爲尚書令詔於尚書省視事
命宰臣已下嘗叅官送上特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
從朝堂至於省賜以教坊音樂

裴遵慶大曆四年三月授左僕射與吏部尚書劉晏
上本曹視事勅大嘗尚食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
下常叅官咸詣省送上增置儲供寵賢也

馬璘大曆九年授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
及嘗叅官並會尚書省送璘上本曹視事遣中使詣
省勞慰仍賜酒饌

裴延齡德宗貞元中爲戶部尚書疾甚令中使連三

輩候問

李齊運爲禮部尚書被疾歲餘不能朝謁朝廷除改
往降中人就第訪決

韋臯穆宗長慶二年爲左僕射於尚書省上事命中
使宣賜酒及宰臣百寮送上

庾敬休爲尚書左丞文宗太和九年二月卒贈吏部
尚書癸酉詔曰官至丞郎皆朕所委不幸云亡者宜
其爲之廢朝况朝會班列本在諸司三品之上比限
近勅或乖通理時因敬休殞喪載深傷惻自今丞郎
宜准諸司三品官罷朝日

王璠為尚書左丞大和九年召對洛堂門賜以錦罽
 殷信開成元年為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文宗
 聞有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任朝之耆德新
 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錦絲三百匹及中謝
 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

牛僧孺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開成三年九月授
 尚書左僕射仍令右軍副使王元直齋告身宣賜舊
 例自留守除內官無送誥身使帝以僧孺頃在淮南
 表讓官故特遣中人宣密旨便令赴闕

後唐盧箕為兵部尚書明宗長興元年五月勅除本

官料錢外逐月別支錢三十貫并羊麵油米以寵舊
 臣也

冊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六十一

三十一

